

新疆美文

精品选

行走在新疆大地

下册

主编 刘长明
副主编 罗迎福
杨亮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新疆美文

精品选

——行走在新疆大地

下册

主编 刘长明 罗迎福
副主编 杨亮

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行走在新疆大地——新疆美文精品选 / 刘长明, 罗迎福主编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; 乌鲁木齐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06.5 (2009年11月重印)

ISBN 978-7-80658-957-1

I. 行… II. ①刘…②罗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1965 号

主 编: 刘长明 罗迎福

副主编: 杨 亮

编 者: 新疆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

编 辑: 佟进军 马合木提江 祖姆拉提

修仲一 木也斯尔

行走在新疆大地——新疆美文精品选

主 编 刘长明 罗迎福

策 划 张新泰

责任编辑 邢 刚 竹 君

装帧设计 王 洋
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830000)

发 行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mm × 1092 mm 1/16

印 张 30

字 数 42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658-957-1

定 价 59.80 元

「目 录」

第二辑 风景篇

天山景物记 / 碧 野 | 237

旅途三章 / 王玉胡 | 243

天山行色 / 汪曾祺 | 251

草原·湖光·山色 / 宋政厚 | 263

昆仑山的太阳 / 刘白羽 | 274

伊犁河上游草原漫记 / 刘肖芜 | 281

城在白杨深处 / 袁 鹰 | 292

你好,察布查尔 / 欧 琳 | 296

故乡的山村 / 郝斯力汗(哈萨克族) | 300

伊犁纪事 / 雷 霆 | 305

伊犁,伊犁 / 张贤亮 | 313

天山深处 / 宋彦明 | 317

香飘野果林 / 郭从远 郭维东 | 320

夜宿那拉提 / 朱慧静 | 324

伊犁有条渠 / 陈忠实 | 328

- 大雁落脚的地方 / 毕淑敏 | 332
- 神奇的火龙洞 / 门海群 | 341
- 不灭的火炬 / 石 河 | 346
- 乌尔禾——翠绿的宝石 / 如 心 | 349
- 北国佳丽地 / 孟驰北(蒙古族) | 354
- 国境 / 杨 亮 | 360
- 入诗入画的阿勒泰 / 张际会 | 363
- 走进喀纳斯 / 羽 啸 | 367
- 北屯情愫 / 于文胜 | 371
- 去阿拉山口 / 黄 萍 | 373
- 吐鲁番怀古 / 邓友梅 | 376
- 天山奇观吐鲁番 / 王 嵘 | 381
- 天鹅湖之恋 / 马建勋 | 388
- 到“死亡之海”旅游 / 韩文辉 | 391
- 神秘的罗布泊 / 凯 风 | 396
- 沙漠之夏 / 钱明辉 | 411
- 胡杨树 / 杨伯达 | 413
- 行走在新疆大地 / 高 兴 | 416
- 草原,一页绿天 / 郭保林 | 418
- 被音乐笼罩 / 林 丽 | 426
- 孔雀河畔香梨城 / 浩 明 | 429
- 博斯腾湖的芦苇 / 苏 予 | 434

香啊,喀什噶尔绿洲 / 王 悦 | 437

在无花果的故乡 / 李现国 | 441

核桃之乡漫步 / 谈 风 | 444

维吾尔乡村掠影(节选) / 李 桦 | 448

帕米尔抒怀 / 黄 毅(壮族) | 461

游天池 / 张 骅 | 465

后 记 | 467



第二辑

风情篇

天山景物记

碧 野

朋友,你到过天山吗?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山脉,连绵几千里,横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,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。远望天山,美丽多姿,那长年积雪的高插云霄的群峰,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少女的珠冠,银光闪闪;那富于色彩的不断的山峦,像孔雀正在开屏,艳丽迷人。

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,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。它有丰饶的水草,有绿发似的森林。当它披着薄薄云纱的时候,它像少女似的含羞;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,又像年轻母亲的饱满的胸膛。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,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,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。

如果你愿意,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。

雪峰·溪流·森林

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,这时最理想的是骑马上天山。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,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焉耆的蒙古马,骑上它爬山就像走平川,又快又稳。

进入天山,戈壁滩上的炎暑就远远地被撇在后边,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,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。蓝天衬着高矗的巨大的雪峰,在太阳下,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,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。那融化的雪水,从高悬的山涧、从峭壁断崖上飞泻下来,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。这飞泻下来的雪水,在山脚汇成冲激的溪流,浪花往上抛,

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。可是每到水势缓慢的回水涡，却有鱼儿在跳跃。当这个时候，饮马溪边，你坐在马鞍上，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的清澈的水底，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，鱼群闪闪的鳞光映着雪水清流，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。

再往里走，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。沿着白皑皑群峰的雪线以下，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，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，重重叠叠的枝丫，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，骑马穿行林中，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，增添了密林的幽静。在这林海深处，连鸟雀也少飞来，只偶然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。这时，如果你下马坐在一块岩石上吸烟休息，虽然林外是阳光灿烂，而遮去了天日的密林中却闪耀着你烟头的红火光。从偶然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，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，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，烤过猎获的野味。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、草鹿、野牛和野骆驼。

如果说初进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，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春天了。山色逐渐变的柔嫩，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嫩脂似的感觉。这里溪流缓慢，萦绕着每一个山脚，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，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紫，五彩缤纷，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，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，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，朵儿赛八寸的玛瑙盘，瓣儿赛巴掌大。马走在花海中，显得格外矫健，人浮在花海上，也显得精神。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，只要稍微伸手就可以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。

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，但是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？

迷人的夏季牧场

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，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。墨绿色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，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。千里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，清清的溪水齐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。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，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。在太阳下，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耀着白光。

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，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、马群和牛群。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，毛色格外

发亮,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。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楚的黄牛、花牛、白羊、褐羊,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。

有的时候,风从牧群中间送来银铃似的叮当声,那是哈萨克牧女们坠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。牧女们骑着骏马,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、雪山和绿草之间,显得十分动人。她们欢笑着跟着嬉逐的马群驰骋,而每当停下来,就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她们的爱情。

这雪峰、绿林、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,虽然给人一种低平的感觉,但位置却在海拔两三千米以上。每当一片乌云飞来,云脚总是扫着草原,洒下阵雨,牧群在雨云中出没,加浓了云意,很难分辨得出哪是云头哪是牧群。而当阵雨过去,雨洗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,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,近看缀满草尖上的水珠,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。

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,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,像云霞那么灿烂;雪峰的红光映射到这辽阔的牧场上,形成了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,毡房、牧群和牧女们,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。当落日沉没,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退,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,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,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。

你用不着客气,任何一个毡房都是你的温暖的家,只要你朝火光的地方走去,不论走进哪一家毡房,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接待你。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碗马奶,饿了有烤羊排,有酸奶疙瘩,有酥油饼,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。

当家家毡房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上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,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。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齐集到一家比较大的毡房里,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。

过后,整个草原沉浸在夜静中。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毡房,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,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,夜的草原是这么宁静而安详,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这大自然的遐思。

野马·蘑菇圈·旱獭·雪莲

夜牧中，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，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，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；只有当黎明来到这草原上，人们才会发现自己的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间忽然变多了，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拢去，马匹立刻就分为两群，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，那长长的鬃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，就像许多飘曳的缎幅。这个时候，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。夜间，它们混入牧群，跟牧马一起嬉戏追逐。它们机警善跑，游走无定，几匹最膘壮的公野马领群，它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，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，彼此用头亲热地摩擦，然后就合群在一起吃草、嬉逐。黎明，当牧民们走出毡房，就是它们分群的一刻。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。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，在日出的草原上，还可以看见屹立护群的公野马的长鬃鬃，那鬃鬃一直披垂到膝下，闪着美丽的光泽。

日出后的草原千里通明，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。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，又大又鲜甜。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草原上了望，便可以发现一些翠绿的圆点子，那就是蘑菇圈。你对着它朝直驰马前去，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的繁星似的蘑菇。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，谁都会动心。一只手忙不过来，你自然会用双手去采。身上的口袋装不完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，甚至马靴去装。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，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是一桩最快乐的事。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，不要油，不要盐，光是白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，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，那就又鲜甜又浓香。

天山上奇珍异品很多，我们知道的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，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。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，你随处都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，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。从九十月大雪封山，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，旱獭要整整在它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。只有到了夏至后，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胖墩墩、圆滚滚。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，肚子拖着地面，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，正可以大量捕捉。

另一种奇珍异品是雪莲。如果你从山脚往上爬，超越天山雪线以上，就可以看见青凛凛的雪的寒光中挺立着一朵朵玉琢似的雪莲。这习

惯于生长在奇寒环境中的雪莲,根部扎入岩隙间,汲取着雪水,承受着雪光,柔静多姿,洁白晶莹。这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海拔几千米雪线以上的灵花异草,据说是稀世之宝——一种很难求得的良药。

天然湖与果子沟

在天山峰峦的高处,常常出现有巨大的天然湖,就像美女晨妆时开启的明净的镜面。湖面平静,水清见底,高空的白云和四周的雪峰清晰地倒影水中,把湖山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。在这幽静的湖中,惟一活动的东西就是天鹅。天鹅的洁白增添了湖水的明净,天鹅的叫声增添了湖面的幽静。人家说山色多变,而事实上湖色也是多变,如果你站立高处了望湖面,眼前是一片爽心悦目的碧水茫茫,如果你再留意一看,接近你的视线的是鳞光闪闪,像千万条银鱼在游动,而远处平展如镜,没有一点纤尘或者没有一根游丝的侵扰。湖色越远越深,由近到远,是银白、淡蓝、深青、墨绿,界线非常分明。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湖是古代一个不幸的哈萨克少女滴下的眼泪,湖色的多变正是象征着那个古代少女的万种哀愁。

就在这个湖边,传说中的少女的后代子孙们现在已在放牧着羊群。湖水滋润着湖边的青草,青草喂肥了羊群,羊奶哺育着少女的后代子孙。当然,这曾象征着古代哈萨克少女不幸的湖,今天已经变为实际的幸福湖。

山高爽朗,湖边清静,日里披满阳光,夜里缀满星辰,牧民们的毡房随着羊群环湖周游,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,他们恋爱、生育,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。

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,又从像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,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,水从悬崖上像条飞链似的泻下,即使站在几十里外的山头上,也能看见那飞链的白光。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,脚下就会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。俯视水链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,溅起密密的飞沫,在日中的阳光下,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。就在急湍的涧流边,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毡房,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。

如果你顺着弯弯曲曲的涧流走,沿途汇入千百泉流就逐渐形成溪流,然后沿途再汇入涧流和溪流,就形成河流奔腾出天山。

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,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。春天

繁花开遍峡谷，秋天果实压满山腰。每当花红果熟，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。这种野果子沟往往不为人们所发现。其中有这么一条野果子沟，沟里长满野苹果，连绵五百里。春天，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，秋天，五百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。老苹果树凋枯了，更多的新苹果树苗壮起来。多少年来，这条五百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泥。

现在，已经有人发现了这条野苹果沟，开始在沟里开辟猪场，用野苹果来养育成群成群的乌克兰大白猪；而且有人已经开始计划在沟里建立酿酒厂，把野苹果酿造成大量芬芳的美酒，让这大自然的珍品化成人们的血液，增进人们的健康。

朋友，天山的丰景美物何止这些，天山绵延几千里，不论高山、深谷，不论草原、湖泊，不论森林、溪流，处处都有丰饶的物品，处处都有奇丽的美景，你要我说我可真说不完，如果哪一天你有豪情去游天山，临行前别忘了通知我一声，也许我可能给你当一个不很出色的向导。当向导在我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，其实我私心里也很想找个机会去重游天山。

1962年夏

旅途三章

王玉胡

银色的道路

八月初旬的一个早晨,刚刚下过几天大雨,今日云开乍晴,整个乌鲁木齐被洗刷得焕然一新。我们的车子迎着五彩斑斓的朝霞,穿过一条条明净如镜的街道,很快就驶进通往伊犁的公路上。

这条公路,是目前全新疆最好的一条公路。从乌鲁木齐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伊宁,全程六百九十多公里,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地段,已铺成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面。在阳光照射之下,宛如一条白银铸成的光闪闪的带子,环绕着天山北麓和准噶尔盆地南缘,向伊犁河畔蜿蜒而去。

像这样长途的柏油公路,不仅为新疆之冠,据说在全国也是少有的。在这样的公路上行驶,不但可以成倍地加快速度、减少磨损,而且可以使旅人们免于长途颠簸和风尘扑袭之苦。的确,现在我们的车子正以每小时七十至八十公里的速度向前飞驰,路旁景物箭一般滑向背后,而我们却稳坐车内,一尘不染,不但没有任何劳累的感觉,反而增加了一种豪迈舒适的快意。

当我们进到乌鲁木齐紧邻的昌吉地区之后,在广袤的准噶尔盆地深处,忽然呈现了一列骆驼队的形影。远看去有些虚无缥缈,缓慢得如同原地踏步的“沙漠之舟”,和我们纵车飞驰的情景,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。相形之下,仿佛有一种什么无形的力量,把我从今天一下子拖到遥远的古代,和那些风尘仆仆的商队跋涉在荒原大漠之中。哦!多么漫长而又艰难的旅途啊!

在古代,我们眼前的这条沿天山行进的道路,被称为“大丝道”的北路,连同沿昆仑山行进的“大丝道”南路,不仅构成祖国内地 and 新疆地区相互联结的纽带,而且是整个祖国通往西方的交通大道。因此,中外历史家们,常常把这条道路誉为友好的道路。然而,就在这样举世闻名的交通大道上,作为最主要的运载工具,仍是那虚无缥缈、缓慢得如同原地踏步的“沙漠之舟”。

这漫长而又艰难的旅途,也不知跨越了多少世纪,即使到了新疆解放前的近几十年中,也不曾发生什么太多的变化。新疆解放之前,虽然也开始兴办公路事业,但这些少得可怜的公路,多半因陋就简,车辆又少得屈指可数,每遇化雪和泛洪季节,路面变成泥潭,桥梁化为沟渠,而工程技术人员又常常借故延缓工程,视此为生财之道,于是就连这少得可怜的公路,也如同虚设。因此,作为主要运载工具的“沙漠之舟”,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居次要的地位。

记得新疆解放初期,我们不仅在那些沙漠和草原地带,甚至就在乌鲁木齐这样的大城市,也随时都能看到那一列列穿街而过的驼队。当时,像我这样在祖国内地长大的人,每当看到那长长的叮咚作响的行列,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,面对着这不大轻易看到的情景,眉飞色舞,引以为快。可是不久,当我在骆驼队比较集中的奇台和吐鲁番访问了一些拉骆驼的人以后,这种心情便很快消失了。因为这些被称为“骆驼客”的路人,一旦说起他们过去的历程,总是充满着无穷无尽的苦难和艰辛,总要把你带到一个望而生畏,甚至是九死一生的境界。

是的,他们的生活也如同他们所驱使的骆驼一样,不管白天黑夜,也不管风沙雨雪,好像惟一的使命就是要肩负着一生的苦难和艰辛,走着那永远也走不完的旅途。他们计算旅途不是里程,而是“马站”;计算时间也不是钟点和昼夜,而是月份和季度。因为他们在天山南北往返一次,常常要达数月之久;如果远走国外,则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。对这些饱经风霜的路人来说,时间再长,路途再远,也早就习以为常了。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的威逼:在沙漠地带,随时都可能遭到风沙侵袭和断粮断水的绝境;在高山地带,随时都可能遇到洪水猛兽和悬崖鸟道的险途。在春夏,随时都可能遇到泥沼和酷热;在秋冬,随时都可能遇到寒潮和冰封……诸如此类,就像一道道森严可畏的死亡的边缘,如果你稍微越过一步,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。因此,当这些路人们每出

一次远门,对他们的亲人们来说,就等于一次生离死别,有的甚至要为自己料理好后事,才踏上旅途。

随着这一阵往昔生活的回忆,那盆地深处的“沙漠之舟”早已远远地丢在背后,就连那虚无缥缈的影子也看不见了。这情景不禁又使我的思路回到今天,联想到新疆解放以来,在交通事业方面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解放十四年来,在广阔的天山南北,在人迹罕见的冰山沙海之中,不但修建了许多崭新的公路,使新疆一跃而成为全国公路最长、汽车最多的省区;而且还从空中开辟了许多航线,也使新疆一跃而成为全国航线最多的省区;若干河道和湖泊也开始利用,在那些从来不曾见过渡船的地方,也一跃而出现了现代化的汽艇和驳船。除此而外,特别值得称道的,还是新疆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铁路的出现——这条横贯祖国东西的大动脉,从祖国的心脏北京一直伸到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,从而和上述交通支脉相互衔接,互注血液,使得新疆各地和整个祖国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。

随着这天上地下四通八达的现代化道路的出现,那漫长而又艰难的旅途终于结束了。虽然在那些短途运输的便道上,或是在牧民们搬家的时候,我们还能偶尔看见一些骆驼队的形影,但这只不过是一些历史的陈迹而已。也许再过几十年,就连这些陈迹也将永远消逝,这些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肩负过重载的“沙漠之舟”,也许会变成奇畜珍兽,只能在教科书或动物园里和我们的孩子见面了。

想到这里,我们眼前的这条如同白银铸成的光闪闪的道路,仿佛不再是一条作为一般旅途的道路,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时代生活的道路。从这里,我们看到了时代生活的巨变,看到了它那飞跃前进的步履。

绿色的海洋

车子仍在不停地向前飞驰,前后还不到两个小时,我们已经越过了昌吉和呼图壁两个县的地界,进到了玛纳斯地区。

如果说在昌吉和呼图壁地区,那些大小不等的市镇和村落,由于周围还有广阔的戈壁环绕,其外貌还没有失去一个绿洲的感觉;那么当我们越过了玛纳斯大桥,进到那主要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开发的大垦区的时候,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的海洋。